

《血腥的活摘器官》中文版发行

（明慧记者周容台湾报导）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血腥的活摘器官》中文版日前在台湾正式出版，这份收录了五十二种不同证据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不但确实存在而且仍在继续，实际情况令人忧心。

为揭露并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两位作者，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与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专程访台一周，希望透过《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中文版发行，让民众更清楚认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起站出来终结“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二零零六年起，乔高和麦塔斯接受“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之请，独立展开调查，在取证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多方数据的对比和调查访谈，完成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至今

已被翻译成十八种语言。

据调查报告显示，在迫害法轮功的高峰时期，在中国被施以酷刑的对象，有三分之二是法轮功学员，全中国劳教所内关

押的有一半是法轮功学员。乔高说，自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法轮功学员的重要器官，包括肾脏、肝脏、眼角膜和心脏，被盗取并高价出售，卖给需要移植器官的外国人。

中共利用宣传煽动仇恨，抹黑法轮功，使那些听信当局说法的医生敢于肆意屠杀而不觉内疚。



图：六月二十八日，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在发布会上。

大卫·麦塔斯说，二零一零年三月，中共首次器官捐赠系统启动，但是根据中国新闻报导，全国一年只有三十七个自愿捐赠。麦塔斯表示，中共对外宣称这些移植的器官来自死刑犯，但二零零六年到二零零七年，中国被处决的死刑犯数量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三，但器官移植数量却没有相应减少，相反地，二零零八年的肝移植数量甚至回升到历史的高水平。

大卫·乔高说，从二零零六年开始调查迄今，新的证据与证词不断出现，更多的证据显示，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还在持续增长。因为被执行死刑处决的人数持续下降，然而移植器官的数据却稳定增长。

因揭露中共活摘器官人权暴行而获得二零一零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大卫·乔高与大卫·麦塔斯在台停留期间，巡回各地举办研讨会，引发台湾各界对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高度关切与广泛讨论。◇



图：二百人组成的台湾天国乐团应邀在“世界管乐年会”系列活动中演出

“天国乐团” 世界各地赢赞誉

七月二日晚，“世界管乐年会”在台湾开幕，台湾天国乐团经过大会司令台时，嘉义市体育场内欢声雷动，司仪高呼欢迎天国乐团进场，并说：法轮功为社会带来身心的健康。

“世界管乐年会”是由“世界管乐协会”发起的国际性音乐活动，台湾嘉义市是继日本、新加坡之后，第三个被选定举办的亚洲城市。嘉义市政府特邀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演出。总统马英九、副总统萧万长、立法院长王金平参加了活动并致词。

近日，世界各地的天国乐团在各国的庆祝游行活动中，以庄严神圣的演奏、清新祥和的风貌，赢得民众和主办单位的赞誉。在七月一日的加拿大日和七月四日的美国独立日庆典中，天国乐团的精彩演出获中西观众赞叹。六月二十九日，澳洲悉尼天国乐团获布莱克镇市政府颁发的乐团冠军奖，在西悉尼最大的社区节日庆典中，天国乐团受邀引领五十多个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市政府宣布：明年的游行由法轮功团体再度领队。◇

秘鲁大学校长：实践“真善忍” 美德教育更重要

“真善忍国际美展”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在秘鲁理工大学举办，理工大学校长恩里克·贝多亚先生观看美展后表示，作品反映出的真实性，使他心灵震撼和感动。他说：“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对社会、家庭和所有人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作为大学，对年轻人的教育不仅是技术上的教授，更重要的是实践“真善忍”美德教育。他无法容忍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他表示有责任把真相告诉所有认识的人。◇



【明慧网】我十九岁入伍，从一名列兵到大校军官，追寻了半辈子，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人生的答案，如今七旬的我豁达、健康，充满了希望。

人性在黑暗中闪光

四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贫苦农家。父母善良淳朴，既照顾着自己的小家，又想为保卫国家尽一份力，我们兄弟四个都被送到军营，弟弟在中越战争中伤残。

父母年轻时虔诚地敬信神佛，随着社会的风云变幻，他们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阴差阳错地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发现，那里找不到他们的人生理想，在天性的善良和中共政治运动的暴恶之间，他们冒着危险一次次地呵护着自己的良知。有一次，上级下令要处死一个倒卖驴马的经纪人，先把这个人扣上“坏人”的帽子，然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活埋的坑都挖好了，一帮人到他家抓人。

四十年代农村没有电灯，黑夜里，父亲假装抓错了人，紧紧抱住抓人的头目，使那个无辜的人在混乱中得以逃生。在党性和人性之间，父母的抉择艰难而冒险，以至于他们一直对这些暗中救人的故事守口如瓶，直到母亲去世前，才讲给我们。

我自幼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了与之完全相悖的党文化的浸染。上学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

七五年海城大地震，我所在的部队负责接待灾民。天灾面前，人类如此渺小，“与天斗、与地斗”只是狂言。我的军中任务是做所谓的思想工作，可是我发现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无法真正安抚人心，却让人远离理性，越来越会伪装。这里充斥着争权夺势、自私虚伪、道德沦丧。

寻遍西医、中医、气功

当年，不到三十岁的我成了一名年轻的政委，每天超负荷的工作，三十出头就疾病缠身。

一九七五年春，我开始出现眩晕，整天头昏，有气无力，有时走走路就心跳加速、冒汗，有名的军区医院也无法确诊。我还有神经衰弱、鼻窦炎、额窦炎，医生说额窦炎能引发大脑发炎，危及生命。那时我连上二楼都得拽着楼梯扶手。从此，病痛持续了二十多年，看了无数的西医、中



医，军队医院、地方医院、名医，都束手无策。我暗自流泪：谁能救我？

八十年代气功风行，很多中央领导、老干部都在用气功治病。当时国防科委主任张震寰等，都在公开推广气功。许多科学界人士也参与了对气功的研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表示，人体科学将会引发科学革命。当时，气功热在部队盛行，我和一名军报的记者一起去学了气功。

我发现，气功不是迷信，对身体健康确实有作用。我从此练了多种功，还成了地区气功协会的负责人。可是最后发现，很多气功门派的道德不高，甚至只为钱财名利。我想寻找最高层次的功法、找最高尚的师父。

心灵震撼

一九九六年一月，一个战友对我说：“我有一本气功书，是法轮功的，你看不看？”翻开《转法轮》，这本书的内容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震撼。我用了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看完书，书中教人走正路、重德，我一生不得其解的问题都明白了，按“真、善、忍”去做，社会不就好了吗？人类不就得救了吗？我把书一合，说：“我可找到了！”

以前我成天迷糊得象喝醉酒似的，炼法轮功半个月，神经衰弱消失了，能睡觉了，头脑清醒了。以前中药喝了二十多年，能喝了几大缸，药壶熬漏了多少个，西药也吃了好几年，可是经常走走路就虚脱了。现在我走路轻松，骑自行车试试，象飞一样。我有慢性结肠炎，炼功后感觉好了，吃个冰棍试试，什么反应也没有。我在心底欢呼：我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李洪志师父，您救了我的命，我无限感激您！我一定好好学，多传功，让更多的人受益！

从一九九六年学法轮功至今，我

没吃过一片药，算起来，至少为国家节省了几十万元医药费。

修炼法轮功后，我不贪不占不走后门，下属说：“我们的政委正直正派，真不简单。”与我们合作工作的水利局领导，看到我处处按“真善忍”为人处事，说：“老政委，你是好人，我们佩服你！”一次，部队书记安排职务时，为安排谁去人大、谁去政协为难，我对他说：“不要为了这事难心，我不挑职务不计较地位，安排我去哪都行。”我以前给过他法轮功书籍，听我这么说，他感谢地说：“你太好了，有时间咱们切磋切磋！”

那时本地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在我工作的部队会议室举行，地区政协主席、人大领导现场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发言，有绝症痊愈、浪子回头、婆媳和好等等，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感人落泪。领导们感慨地说：“炼法轮功，身体好，道德好！”

良知的灯塔

法轮功的“真善忍”和中共的“假恶斗”意识形态不同，九九年七月，中共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我多次给中央、国家领导人写信，也找到我的战友、部下、上级，讲述法轮功利国利民的事实。我曾送给我地区大部份领导每人一本《转法轮》，迫害后，区长看到我说：“关键时刻，我们可没忘了你啊，给你说好话。”有的领导见到我，点点头说：“你送的书，我一直留着哪！”后来我送给副区长法轮功真相，副区长让我帮助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在部队这种高压部门，上面不许法轮功修炼者擅自去外地，部队的领导明真相后暗中保护，我一直来去自由。

我相信，人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良知的灯塔，当宇宙真理之光普照人间时，这些灯塔必然会重放光明。◇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胜利油田法轮功学员李晓东和李继卫被秘密非法劳教，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将人送往劳教所后，不法警察跑到亲属家里，逼迫亲属签字认可，妄图将非法变合法。

李晓东、李继卫在九九年中共邪党公开迫害法轮大法之后，均被送往山东王村劳教所迫害数年。在中共邪党的高压下，妻子离开了他们。

李晓东多次被非法关押，屡遭毒打，还被五花大绑当众羞辱，被铐在铁椅子上、吊在雪地的铁架子上，甚至还被侮辱送往精神病院遭受电刑，致使他的中枢神经遭受严重损坏。回家后李晓东在大法中修炼，才逐渐好转。

李晓东多次被非法关押，屡遭毒打，还被五花大绑当众羞辱，被铐在铁椅子上、吊在雪地的铁架子上，甚至还被侮辱送往精神病院遭受电刑，致使他的中枢神经遭受严重损坏。回家后李晓东在大法中修炼，才逐渐好转。



强行注射不明药物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日明慧网《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党委不法人员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一文详细报道了李晓东等法轮功学员被现河采油厂邪党书记满园春指使打手们毒打的事实。

五花大绑在树上当众羞辱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现河）供应站乐安分库大法弟子李晓东、李纪伟因进京上访被强行带回后，邪党委书记满园春指使该矿教导员对两人进行非法关押（在综合楼）一周，并（非法）罚款七百元。为了讨回公道，李晓东、李纪伟、冯东珍再次去国家民政局上访，被强行带回后关押在保卫科，第二天被送往拘留所。当时正是过年期间，看管不给饭吃，让家人送饭，十几个大法弟子集体绝食抗议，拘留所才被迫放人。从拘留所出来，现河领导并不让他们回家，将他们非法关押在厂供应站，李晓东继续绝食，要求自由。他们怕出问题，又转草桥供应站关押。在关押

屡遭酷刑 李晓东再次被非法劳教

期间，在满园春的指示下，恶徒对李晓东残酷迫害，把他五花大绑，绑在大树上，当众羞辱。为反抗这种无理迫害，李晓东再次绝食抗议。在绝食期间他还被强迫体力劳动。

胜利医院的电刑

二零零零年李晓东被非法关到集输洗脑班迫害，并被恶人送精神病院迫害一个多月，强行注射各种破坏中枢神经药物。

大约在二、三月份，恶人们把精神正常的李晓东送入胜利医院（俗称八分厂精神病院）精神病科迫害，因医生确定李晓东根本就不是精神病，医院拒收。满园春多方找关系，并汇报局党委给精神病院施加压力，这样李晓东被送了三次，医院才不得不收下。

在被注射破坏精神的药物时，李晓东坚决抵制，医院就给他用电刑，强行注射。在这期间医院要求单位每天两人陪床。同事们实在看不下去，一个非常正常的人受这样虐待，所以纷纷提出抗议。在同事们的强烈要求下，供应站领导背着李晓东和他父亲商量向医院交七千元钱，在家由家人看管，不让上班。

在偏僻黑窝里每天遭毒打

二零零零年十月份，现河采油厂又把李晓东非法关在保卫科八、九个月。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八日，现河保卫科把大法弟子们转移到偏僻的农副业公司，在那里保卫科更加肆



酷刑：铐铁椅子

坐在雪地上。有一次，恶人齐洪胜、尚保强把李晓东打了整整一天。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他们

才不得不停止迫害。在那里因大法弟子集体拒绝看污蔑大

法的录像，每天都遭毒打，每天都是连拖带打着去录像室。保卫科人员不够用，他们又从草桥调人协同他们一起迫害，连过年都不让回家。

吊打三天后被铐在铁椅子上

大约二零零一年六月，李晓东第二次进京上访被抓回，在保卫科大厅被吊了三天三夜，这三天中齐洪胜等人轮番打李晓东，不只是拳打脚踢，拖把棍、警棍一齐用，把李晓东打得几乎窒息，后又铐在铁椅上数日。二零零二年李晓东又被送入集输洗脑班洗脑，长达半年之久。

经济上的截断

在精神和身体被迫害的同时，在邪党书记满园春的指示下，恶徒们又对现河采油厂的大法弟子进行经济截断。牛爱庆被罚款一万元，扣发一年工资八千多元；巩炳英每月只得到三百元生活费；钟爱红、冯东珍、李晓东、李纪伟被扣发工资；魏书珍被罚款五千元；陈艳英被罚款一万元；潘文英被罚款一万元。在他们被非法关押农副业公司期间，厂领导强逼他们下岗，二零零一年七月强迫李晓东、牛爱庆等人买断，使他们失去工作。之后李晓东靠拉三轮车维持生活。后来他又回到现河采油厂物资供应站看大门。

又被绑架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晚，李晓东正在单位值夜班，被所在单位伙同油田滨南公安局有预谋的绑架。非法关押在采油洗脑班（胜采培校），被迫绝食九天后，身体非常虚弱。二零零六年一月李晓东被送王村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

再次被秘密劳教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七日，李晓东在东城区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被非法抓捕，关押在滨南分局牛庄看守所。警察不允许家人接见。五月二十日，李晓东和李继卫被秘密再次非法劳教。◇



医学研究：静坐使心脏病突发和中风致死率减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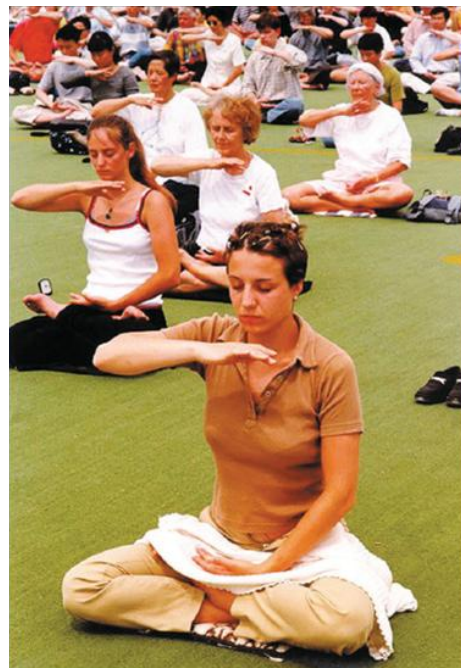
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静坐可以使心脏病突发和中风造成的死亡率减半。该研究结果发表在《内科医学档案》杂志上。

美国威斯康辛医学院的研究者跟踪 201 位男女患者，他们的平均年龄为 59 岁，他们患有心脏血管变细已愈九年。这些人被分成两组，一组进行静坐，另一组接受饮食和运动方面的指导。

研究者发现，每天静坐的人与接受传统保健的人相比，减少了 47% 的由于心脏病突发和中风造成的死亡风险。对于那些喜欢静坐的人或者非常容易有压力的人，结果更加明显，他们的死亡率减少了 2/3。

研究者指出，这些结果和药物治疗一样有效，甚至比后者更佳。另一位研究者指出，此前的研究显示，静坐会降低高血压、高胆固醇、胰岛素抵抗、生理压力、动脉硬化。这次的研究更显示静坐会减少心脏病突发和中风带来的死亡风险。心血管疾病在各种疾病中是造成死亡最多的疾病。

法轮功的第五套功法是在打坐中进行。很多从前患有心脏疾病的人，通过修炼法轮功都获得了健康。但是法轮功并不是一般的静坐或气功锻炼，其效果更非一般的静坐可以相比。想了解更多了解法轮功的朋友可通读《转法轮》等著作。（文／华云）◇



图：欧洲法轮功学员在打坐

苏轼在他的《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一文中说，他小时候，家里有满庭院的竹柏杂花，很多鸟在上面筑巢。他的母亲武阳君（苏轼母亲的封号）讨厌杀生，因此，全家人都不捕鸟雀。于是几年间，鸟都在低枝上筑巢，人低头就可以看得到刚出生的小鸟。四、五只桐花凤（鸟名，躯体象鹦鹉而略小，羽毛五色而绿色为多，性情驯服，羽毛珍贵稀奇）翔集其间，一点也不怕人。邻居见了这个景象，认为稀罕。

掩卷而思：为什么会有这样事情呢？因为万物都有求生的本能。鸟儿们也会观察和寻找安全的栖息之地。正所谓“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啊。仔细想想，这样的恩及鸟雀之家，怎么能不是人才辈出的呢？苏轼家在同时代就出了三位大文学家，可见“积善人家，必有余庆”（《易经》）其言不虚也。

想必苏母的“不残鸟雀”，完全是出于善良的天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讲天人合一，就有仁爱的传统，虽然不都象苏轼家那样，但几千年以来大家爱护鸟类是不言而喻的。所谓“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在近代。

1958 年，中共说麻雀是四害之一，专门发文件命令大家消灭麻雀……于是城市大街小巷、农村漫山遍野都是消灭麻雀的人，用弹弓打、用诱饵毒、用网罗捕、追逐的、高声

从“不残鸟雀”说起



呼喊吓唬的，麻雀们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尸体一堆一堆的。在这种狂潮之中，其它的鸟类也难逃厄运。人们成群结队地连夜去抓、去打，以为革命，视为进步。

鸟儿们几乎要被虐杀殆尽了。更为恐怖的是，“麻雀是害虫”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为这是“党说的”，“党叫干啥就干啥”，于是我们那时候经常自发地去捣鸟窝、甩鸟蛋、杀幼雏。我自己在好多年后才确信，麻雀根本就不是什么害虫，但是悔之晚矣。

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转法轮》书中说：“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

对炼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炼功人不能杀生。不管是佛家、道家、奇门功法，也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只要是正法修炼，都把它看的很绝对，都不能杀生，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杀生后出现的问题太大了，我们得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我明白了不能杀生的深层道理。

此前许多年来，我诸事坎坷、疾病缠身（特别是奇痒无比的皮肤病），想来也是自己造下的许多罪业所致。学法轮功后全身的疾病才不药而愈。

回头看来，盲从“党”的谎言，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没有好结果。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又抛出“自焚”、“自杀”、“搞政治”等谎言。然而这些谎言对于看过法轮功书的人、明真相的人，从中看到的只是中共的邪恶。

其实只要想一想，就会明白：按照“真、善、忍”做人何罪之有？再看看“炼功就能夺权”的说法，数尽共产党所有的夺取政权的“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秋收暴动，哪一个是与炼功有关呢？修炼人对政治政权没有丝毫兴趣，他们珍惜和慈悲生命，所以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把“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的天理告诉给人，真心诚意地希望人们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善良的心态和美好的未来。（文／清曼）◇